

乐清学人文丛

竺摩集_下

竺摩法师 著 卢友中 编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乐清学人文丛

策划：项宏志 主编：许宗斌

竺摩集 ①

竺摩 著 卢友中 编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目 录

下 册

第五编 佛学的意趣

研究佛学的意趣 / 3

我所知道的佛理 / 8

略解“佛法研修”的意义 / 13

认识求法的意义 / 19

读佛书的五难与三多 / 26

学佛的六个趋向 / 31

浅谈学佛的根本修养 / 35

学佛应具的要件 / 47

悲智愿行 / 52

学佛怎样学到“行无疮疣”？ / 57

认识自己的哲学 / 64

完成佛陀的因素 / 69

五种调心的方法 / 73

怎样求得安心 / 77

创造事业的三个要素 / 82

福慧的追求 / 88

四句偈中的生活真理 / 92

从八关斋戒讲起 / 97

坐禅的利益与方法 / 107

谈修禅及静坐法 / 111

第六编 佛教教育与文化

谈办僧教育 / 123

谈教学方针 / 129

佛陀教育原则与方法 / 135

从佛学入门说到教史教法 / 144

院训“慈慧勤舍”略释 / 153

佛教的慈威教育 / 157

自我教育与佛教 / 162

佛教的自我教育 / 168

佛教的忍育 / 172

应机设教的佛陀 / 177

办学兴教之需要 / 182

弥陀法门的教育意义 / 188

从华侨兴学谈到儒学教育 / 192

佛教文化的独立性 / 197

太虚大师的融贯思想 / 202

佛之三觉与儒之三纲 / 206

孟兰文化的意义 / 214

第七编 佛教与文学艺术

谈文学中的诗与禅理 / 227

石火集前序 / 251

佛教与诗 / 254

- 方便道中的佛教艺术 / 256
佛教与艺术 / 261
佛法与书画 / 263
我学习书画的经历 / 266
画佛艺术的三意义 / 270
高剑父的三种革命 / 273
论石涛思想答抚虹教授 / 276
灵感的培养与启发 / 279

第八编 行脚梵音

- 静安和尚住持四明延庆寺记 / 287
为普照寺僧及藏经殉难志哀 / 290
《华南觉音》的希望 / 293
点着无尽的心灯 / 297
《海潮音》卅岁感言 / 301
泰国僧伽教育部长访问记 / 305
巡礼佛统大金塔 / 311
把身心溶冶在大金塔中 / 313
在生活线上挣扎的泰国华侨 / 317
由槟城飞到檀香山 / 322
向奘公“脱帽致敬” / 327
演本尊宿的现身说法 / 331
世界遗忘不了的佛教巨人 / 335

第九编 篆香室诗词

- 五言律诗 / 341
七言律诗 / 346
四言古诗 / 362

竺摩集（下）

五言古诗 / 364

六言古诗 / 366

七言古诗 / 367

五言绝句 / 368

七言绝句 / 374

词 / 407

附 录

附录一 竺摩法师年谱简编 / 411

附录二 竺摩法师著述目录 / 415

附录三 《篆香画室文集》总目录 / 418

附录四 竺摩法师著述序跋 / 434

（一）《篆香画室文集》序 / 434

篆香画室文集序 / 梁永康 / 434

篆香室丛刊序 / 李抚虹 / 435

（二）《篆香室书画集》序 / 438

诗书画的三慧 / 杨自牧 / 438

从世界现代绘画说起 / 李抚虹 / 440

（三）《竺摩长老佛学全书》序 / 442

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/ 星云法师 / 442

创造一片人间净土 / 吴伯雄 / 443

以垂幔序揭法施光 / 乐崇辉 / 445

感恩的呈现 / 郑羽书 / 446

（四）《篆香室诗集》序跋 / 447

篆香室诗集序 / 陈松青 / 447

篆香室诗集跋 / 卢友中 / 448

后 记 / 451

第五编 佛学的意趣

研究佛学的意趣

各位组织“佛学研究会”，顾名思义，自然是为研究佛学而设的，我现在就乘此短时间里把“佛学研究”的意义，略为一讲。

一、先讲佛

佛是指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。他未出家修道以前，是北印度迦毗罗国（即今之尼泊尔）的皇太子，由于感到人生及社会人民痛苦太多，动了一念救济的慈心，就出家修道。由修道而悟道，遂被世人称之为佛。佛的梵语为佛陀，义为觉者，即是一个先知先觉者。这觉有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的三个意义。就是说，要做一个先知先觉者，必须一有自利的智德，二有觉他利他的智德，三能把这两者之间的智慧学识和道德行为做得彻底圆满。又此觉者，有觉察义和觉悟义。觉察者，时时觉察自己内心有一种不好的心理，如贪、瞋、痴、慢、我见、嫉妒等等；如果这种心理增盛，那么心中的智德便会减少。所以必须如人觉察有贼，时时提防，便不为贼所侵犯，否则，不但失去财宝，甚至要丧身失命。觉悟者，如人在梦，不知是梦，及其醒来，方知是

梦，而梦中所见的许多境界，一向以为真实，醒来才知是妄。佛就是梦中醒悟的过来人，了彻人生世界所有一切的现象境界，都是我们业识上所显现的虚妄境界，毫无实在性可言，所以就能纵身物外，不为一切物欲之所困扰，成为解黏去缚，光明自在的超脱者。他回顾吾人之为物欲困扰，沉沦于物欲之中而丧身失命，都不过是梦中作梦，而误认以为实有罢了。

二、次讲佛学

佛学与佛法、佛教是三个名词，词异而义亦略别。佛学即佛之学理，或佛的学术；佛法则为学习此种学理或学术的方法；总括佛学和佛法的意义，合之而为佛教。因此佛教有习解和习行的两方面：习解的叫做佛学；习行的叫做佛法；但非解不能知其真，无行不能验其实，所以真能成为佛教徒的，必须要解行相应，智悲兼大，才成为一个完整美满的人格。今各位设立佛学研究会，即是先从理解入手，把佛学作为人生需要的一种学问研究，从研究中加深理解的认识，确知佛法为人生所需要的学问，亦为人生所应行者，进而习之，获得体验，达成学佛的任务与目的，即成为一种学佛的程序。

三、再讲佛学研究

我们怎样来研究佛学？研究佛学有甚么目的？关于前一问题，是属于研究佛学的步骤与方法，应该从信教、解理、修行、证果四个步骤入手。后一个问题，我们研究佛学的目的，应该是觉到佛学为日常生活上所需要，因佛理能直接影响吾人生活之真义。吾人在日常生活中，所憎厌的是痛苦，所需求的是快乐，而

佛教便是以离苦得乐为目的。人生的痛苦很多，综合之，在生理上有生老病死的苦。在心理上有求不得、爱别离、冤憎会等苦。在物质上感到缺乏，在精神上感到空虚，乃至从大自然界来袭的风雨寒暑等等，都要受到痛苦。但在其中，自然亦不能说没有快乐，只可惜那些所谓快乐的东西，都是不能长久，变幻无常，暂有还无，甚至乐极生悲，比未得快乐时还更痛苦。佛法就是从这种人生实际生活情形上加以考验，来寻求解决苦的难题，这便是从佛陀在实际的证悟中，了彻世间一切事物的现象，都是因缘所生，缘生性空，无有实在。叫吾人观察透彻，对于当前的种种爱憎境界的出现，不要太认真，过于固执和贪求，因固执的争持，贪求的难遂，都会生出痛苦来；如果不太执着，不过贪求，便可减少许多痛苦的烦恼。而那种蔽于物欲，逐境流转，长沦苦海的悲剧，亦不致于发生了。

但照佛学的研究，人生虽有痛苦，这痛苦不是不可以改造的；如果不明苦境是可以改善的，因苦而趋于消极的自我毁灭——自杀，固然不对，就是为了苦，自己逃避苦，去寻找个人的安乐，也非佛陀说苦的真义。我们必须要知道人生有苦，而发大悲愿去改造痛苦，不特为自己改造，也为他人改造，才是佛学说苦及解脱苦的真义。所以在佛教徒中有两种类型，一种人是为了人生多苦，想逃避现实，寻求自我的解脱，往生净土，享受快乐，近于其它宗教之求生天国。这是为佛陀所不取的，斥为“焦芽败种”，不起作用，甚至要说：“吾誓不为二乘人说法”，就因他们只知自求解脱，不愿入世利人。《维摩经》所谓：“譬如沙砾陆地，不生莲花，卑湿污泥，乃生此花。”另一种人，是佛徒中的大乘菩萨，他虽了知人生是苦，同时亦知这苦的来源，在于我们自己种下不好的恶因，若要果好，须改其因，所以他为改善旧的痛苦，而创造新的快乐，不惜牺牲自己，发大悲愿，深入

民间，教化度生，所谓自未度苦而先度人苦，自未得乐而先令人乐，要把整个人生改造好，使人人超脱于痛苦之外。这所谓超脱，是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得其集体超脱的快乐，并非是离开现实的社会，而获得个人的超脱快乐。是知佛教之言超脱，或言离苦得乐，都是兼利的，而非独善的；同时亦知道佛教是入世的，非出世的，或即出世而入世的，盖佛能于成功之后，入世行化，为众生服役，代众生受苦，不惜任何牺牲。昔有佛弟子尝问佛道：“谁当地狱？”佛答道：“我当地狱；不惟地狱，且常住地狱；不惟常住地狱，且常乐地狱；不惟常乐地狱，且庄严地狱。”这样看来，如果学佛的人，怀着独善其身的思想，或为逃避现实的痛苦来学佛，在佛法最高意趣上讲，其动机都不是纯正的。

“人生以服务为目的”，这句话的真理，唯有佛教大乘行者的实际行为才当得起，也唯有这类人，才配称是人类中的道德实践者，值得吾人奉为模范。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——过着自他兼利的道德生活，相信现实的社会不但可以安宁、净化，就是人生所有一切人为的痛苦，也可以减少，甚至灭绝了。

学问知识是人生所需要的，道德行为尤为人生所需要；而宗教，是道德的源泉，正是重视道德的一种学问。宗教中的佛教，尤把道德行为订为教徒的戒条。近世物质文明崛起，人多争逐声色货利，道德文化已被视为落伍的东西；但人类饱受战争痛苦的蹂躏，亦已群起觉悟，感到道德文化的需要，对于佛教的道德文化，尤能生起倾向的心情。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学者，多有研究佛学。我们去过美国的人，多知道美国许多大学里，亦有佛学研究会的组织。近如马来亚大学学生，亦早有佛学研究会的组织。中国台湾的台大、师范大学，以及多间专科学校，亦有许多学生组织了佛学研究会及座谈会。今年新加坡有一百数十间学校，已

接受了佛学的课程。从这些近事看来，足见佛学已为世人所重视，自有其研究的价值了。现在各位亦自动发心研究佛学，无异说，要追求人生真理的研究与认识外，还要注重道德学问、道德思想、道德行为的修炼，这是极为难能而又可敬的举动。于此，谨祝各位的研究进步，贵会的慧业成功！

（本文为作者1959年8月在马来西亚槟城韩江中学佛学研究会的首次演讲）

我所知道的佛理

佛学发源于印度，流传于东亚各国，今日更遍及欧美各邦，已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强有力者。各位都是有为的青年，对于宗教的信仰是否需要，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；且看各位已自动组织佛教研究会，对于崇高的佛学义理，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看，这是发扬佛陀救世解惑的伟大精神的开始，可称是最有意义的举动。我生活在佛教中已有好长的时日，现在且就个人所知道的一点提供各位作为理解佛学的参考。

一、佛教是情智并重的

情是感情，智是理智。这两样东西，都是人生所需要的。重感情而轻理智，遇事容易冲动，偏激或糊涂，重理智而轻感情，则性格易趋冷僻或孤高，处事往往不近人情，难得人们的谅解与同情，结果是遭到失败。所以感情和理智，犹如鸟之两翼，车之两轮，缺一不可。而佛教则是两者兼而有之，因为正统的佛教不同普通一般宗教之侧重信仰，它是信解并重的，信是属于感情，解属理智。就情感方面说，佛主张慈悲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是一种同情心的

表现，也就是情感丰富的流露。德国的哲学家兼诗人尼采，曾有诗句说：“不俗成仙骨，多情乃佛心”。下一句诗很能体达佛心，对于佛教如果没有体验是说不出来的。不过所谓多情的情，不似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的那种俗情，而是悲天悯人的至情，佛教旨在普度一切有情，所谓“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洹”，也是证明它是最注重于情感的。因佛重情感，所以主张感化教育，他不但要感化善人，亦要感化恶人，甚至视怨如亲，这无非是一种至情的运用。同时佛教又着重智慧，三藏十二部教典，都离不开智慧两字，全部的教理，可说都是建筑在智慧的基石上。其所讲的智慧，有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。闻所成慧是由于多闻熏习而来，近于文学的欣赏与研究，因文学的目的在求美，从文学中获得的是美化的智慧。思所成慧是由于如理作意而得，近于科学的分析与哲学的思惟，科学的目的在求真，哲学的目的在求善，皆与分析的思惟有关。修所成慧在于体验实际的境界，是属于宗教上的修身养性，明心见性，是把美、真、善融合为一的智慧，体验人生宇宙的真相。这种道理亦近于儒书所说的：“为学之序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，不登峻岭不知天高，不履深崖不知地厚，不游圣道安得为贤”。此博学之，审问之是闻慧；慎思之，明辨之是思慧，笃行之是修慧。佛教的修学，不是教人信仰就算了，主要的教人作甚深的了解，启发自己的理智，认识人生的真相，用自己的真智，来处理人生一切合理的事宜。所以佛教不但是情感的宗教，亦是理智的宗教，它所讲的哲理的经论，都是用逻辑辩证的形式而组成。佛教在两千五百年前始创于印度，当时曾与九十六派宗教哲学展开思想的斗争和辩论而获得胜利，然后组成了佛学渊深浩瀚、阵容严整的思想体系，一直到玄奘法师西游求法，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往印度研习佛学达十七年之久，乃能以因明学理论的方式建立佛教的宗义，使五印度各宗派哲学的学者，莫不倾心归仰，无

一能破其立论。足见佛教是主情的，而尤主智的。《大智度论》所谓：“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”信属于情，即以信而入，以智得度。在这科学昌盛时代的青年，是值得深入一层加以探讨的。

二、佛教是自他兼利的

佛教的宗旨在自觉觉人，自度度人，所以它是兼利而非独善的。但佛教之传入中国，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，过去的佛教徒，多喜幽闲宁静，躲在山林清修，因之引起社会人士的误会，以为佛教是消极遁世，其实这又未必尽然，山林清修，亦不可厚非，那正是为充实自己，由出世而入世的预备工作，也不能说他全是消极遁世的。如青年在求学时代，需要困在学校中生活，寒窗苦学，等于关起门来逃避现实，我们也决不能说学生只是读书而不理一切事，就一口咬定他是消极厌世而逃避现实的，因为他们为了积极求学而闭门用功，或出国留学，正是为着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工作。在这种意义上讲，正如古人所谓：“读书随处净土，闭门便是深山”，放下万念，淡泊物欲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经过一番磨练工夫，然后做起事来，才能站得稳，立得住，不会中途腐化退隐下来。如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太子时代，觉察人生有许多生老病死的痛苦，社会有四姓阶级的不平，世界有着种种互相残杀的惨酷情况，于是舍弃皇宫，跑入山林，到处访师参学，经过一个时期的苦修力学，旨在寻求一种真理，欲以解除现实人生、社会的许多问题，当然不能说他是消极、是逃避现实的责任；如果他是怀着消极的意念跑入山林，那么怎能还有后来的创立佛教，在印度各处行化四五十年，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宣扬文化，提示教育的工作呢？所以“出世”二字在此可解作“出现于世”。《法华经》说：“佛为

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为欲令众生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故也。”如此看来，佛之出世即是入世，实为佛法正宗的道理。佛陀由于高度深刻的修养，他外表虽是冷静沉寂，而他内在却是热烈的、勇敢的、积极的、救世救人的。所谓“学到冷湫湫地，允为热烈烈人”。这点也是值得现在有为的青年，拿来做人生的榜样。

三、佛教是真俗圆融的

真是真谛，指出世法的佛理；俗是俗谛，指世间法的道理。世法与佛法虽然有邪正染净的区别，然能弃邪归正，舍染趋净，那么世间法当体也是出世间法了。如水因风而浊，若风息波平，水清如故，浊波清水，原无二体。所以《中观论》说：“如来依二谛，为众生说法，一以世俗谛，二以第一义，若不依俗谛，不得第一义。”《涅槃经》说：“说世谛令识第一义，说第一义令识世谛。”这世俗谛即是世间道俗之理，第一义谛即是出世的佛法真理。出世的佛法必是建立在世间的俗谛理上，离了俗谛的一切现象事物，真谛的本体原理，亦无从说起。六祖大师说得好：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”所以顺着真理说，世间善法不违真理，也无非是佛法了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一引经说：“一切世间微妙善语，皆是佛法。”《法华经》所谓：“世间资生事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”可见佛法是不离世间法的，离了世间法别无悬空的佛法。若推广此义，佛教在中国，早已和世间法浑融不隔了。在六朝隋唐之世，佛教最为发达，几取中国文化而代之，中国中古时代的哲学思想，佛学是站在最重要的地位。到了宋代的理学，所谓新儒学，更吸收了禅学的骨髓，佛教已与中国的学术结合在一起，而成为国学，所以中国的哲学、文学、美学、文